# 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與終身教育學術研討會

# 從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趨勢看台灣社區大學的實踐\*

林孝信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

#### 一. 前言

進入千禧年之際,世界各國各行業莫不探討未來的可能動向,特別是號稱「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為然。在產業不斷升級,知識爆炸以及社會更形複雜化的時代,知識的創新與傳授更形重要,高等教育的改革就成為各國政府、教育家,社會思想家們共同關切的重大問題。

在各種改革的討論中,最值得注意的創新在於倡議高等教育的終身學習化,亦即改變了過去那種認為高等教育只侷限在大學四年中實施的傳統看法。這種創新如能徹底實施,將是人類教育史上的一大革命,甚至將影響社會機制的運作。例如,為了要使上班族有時間終身學習,人們上班工作的時數必須減少。因此,從十九世紀建立的八小時工作制便需要改變縮減。(歐洲有些民間團體己在積极推動每週工作三十小時制,亦即每天工作六小時,多出的兩小時可用來學習)

也在千禧年之交,台灣出現了「社區大學」這種怪物。說她是怪物,因為她完全不符合現有高等教育的規範,是台灣教育史上來曾見過的新機制。雖然是新機制,卻很快地受到台灣社會的歡迎。從 1998 年 9 月 28 日第一所台北文山社區大學開學起,短短的五年己迅速增至七十多所,就讀學生人數在十萬人以上。

雖然社區大學在台灣教育史上是個怪物,但細察其理念,卻與前述終身學習型高等教育的主張相接近。可以說,台灣社區大學受到社會的歡迎,正印證了國際高等教育改革的論述。這種高等教育史上空前的改革主張,在台灣未曾受到教育界積极的提倡<sup>1</sup>,卻意外地從民間自發地冒出來。

這並不是說目前台灣開辦中的七十几所社區大學完全符合歐洲教育先進國 家所提倡的「終身高等教育」的主張。台灣社區大學的出現有台灣特殊的脈絡,

<sup>\*</sup>本文初發表於「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與終身教育學術研討會」2003 年 12 月 10 日 , 元智 大學。部分內容也在「知識解放與學習革命研討會」2004 年 1 月 10 日頭城高級家商 ( 宜蘭社 大主辦 ) 報告。筆者感謝這兩場研討會的討論與回應。

<sup>&</sup>lt;sup>1</sup> 嚴格說來,台灣在十幾年前,便有教育學者提倡終身學習。但細查其內容,還是將之視為社會教育的提昇。有些地方政府教育局的社教課,便改名為「終身學習課」

自然不可能完全契合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更重要地,受到了各種現實條件的限制,台灣多數社區大學具體實施的狀態不僅與國際改革主張有相當的落差,也和社區大學推動者的理想目標還有一段不可遠距離。

本文旨在探討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改革趨勢的內涵,重要性與展望,並探討社區大學作為建立台灣終身學習型高等教育機制的可能性。

### 二. 二十一世紀世界高等教育的趨勢

預言從來是困難因而是愚蠢的。要偷窺未來高等教育的風貌,我們只能從過去的變化趨勢來獲得線索。

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經歷了重大的變遷,其中最大的至少包括下面二端:

- 1.數量暴增,學校數以及學生數都猛升,造成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轉型為普及教育;
- 2.學術研究與產業研發在大學的地位更加受到主流媒體以及各國政府的強調。這不但造成知識的生產以更快速的爆炸成長,也使原已十分凸顯的「重研究,輕教學」的高等教育現象更行嚴重。

這兩端的變遷具有巨大的歷史性意義。它相當程度地改變了高等教育的風貌。從此,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數社會菁英的專利,這將有可能改變社會的階級結構以及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速率;而知識爆炸性增長更使知識在社會的重要性更加凸出。人類真的開始進入知識社會的時代了。

但這兩端變遷還有另外一層更大的意義,即他們催生了終身教育時代的來 臨。

終身學習並不是一個新的教育觀念,它可以追溯到一九二0年代<sup>2</sup>。但以往的終身學習,理念上比較接近台灣教育概念上所謂的「社會教育」。戰後知識高速的創造出來,使得大學四年所傳授的知識遠遠不敷一生的需要。一種以延伸大學教育的終身學習時代來臨了。過去,人們習慣於把大學教育當作高等教育的終點,「終身教育」的建制將改變大家對高等教育的看法。學習知識不應主要地在大學四年內進行,而應當是終身的活動。大學如果成為高等教育的終點站,等於把一個人的一生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求學階段與工作階段。終身學習的實施,基本上便是要打破這種二階段的設計。工作與學習應當同步存在,並且貫徹

<sup>&</sup>lt;sup>2</sup> 參閱 Smith, M. K., *Lifelong Learning*, <a href="http://www.infed.org/lifelonglearning/b-life.htm">http://www.infed.org/lifelonglearning/b-life.htm</a>, 2002

終身。認為大學四年便能夠提供一個人一輩子的知識,這其實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現代版。

從一九七零年代起,終身學習日漸傾向高等教育。一九七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表了有名的高等教育報告,Faure Report:Learning to Be,積極提倡終身學習。 Faure Report 後來被擴充為 Learning to Be; to Know; to Do; to Live Together 等新時代教育四大目標<sup>3</sup>。但具體的實踐,主要還是依靠終身教育。到了 1998 年,UNESCO 舉行一個「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世界大會,共有世界各國教育家、學者、政要等四千人參加。這個旨在探討新世紀高等教育趨勢的重要會議,在其大會聲明<sup>4</sup>中,特別強調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應當是終身學習式的。

總結本節,普及式的終身教育是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的一個新趨勢。過去半個世紀大學的普及以及知識爆炸促成了「終身高等教育」的出現。

# 三.從高等教育角度剖析台灣社區大學的實踐5

如前所述,社區大學在台灣的出現,才只有五年歷史。但短短的五年內,社區大學己從零成長到七十多所,估計己有十萬個學生就讀。

台灣社區大學的快迅成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個重要因素:她們適時地提供了台灣社會需要的「終身教育」。因此,在各種補習教育與社教機構多如牛毛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卻能迅速成長,其中原因,除了推動者熱情投入、課程活動多元、教學方法符合一般成年人士需求、等等因素之外,台灣社會對這種新教育機制歡迎,是她得以迅速成長的一個潛在原因。

社區大學有什麼特點,因而能夠受到台灣社會普遍的歡迎呢?這要從社區大學基本的理念來了解。台灣社區大學的宗旨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解放知識、改造社會」<sup>6</sup>。社大經營者致力於把各種知識普及到社會。此外,社大的教育強

<sup>&</sup>lt;sup>3</sup> 1996年, UNESCO 再發表另外一個 Delors Report, Treasure within: Learning to Be, 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996)

<sup>&</sup>lt;sup>4</sup> World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Priority Action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dopted by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 UNESCO, 9 October 1998 參見 UNESCO 網站。

<sup>5</sup> 本文目的不在於全面介紹台灣社區大學的實踐,而是聚焦於探討社區大學能否成為中身高等教育機制

<sup>&</sup>lt;sup>6</sup> 另一種說法是:「解放知識,打造公民社會」。兩者的意義大同而小異。「改造社會」的用法態度比較積極,較能呼應「解放知識」的意涵。

調知識的公共性與利他性,而非只是當作謀生或追求個人名利的工具。這是解放知識的另一種涵意。這種反工具主義的做法,初看似乎曲高和寡,效果卻不錯<sup>7</sup>。因為這種比較具有理想性的做法,反而容易突顯社區大學的特色,而與其他補習班以及社教機構區隔開來。這正是社區大學能夠在社會教育與技職教育高度發達的台灣社會脫穎而出的一個根本因素。

再就「改造社會」這個層面來看,社區大學普遍積極地規劃相關的課程。在教學中,也常有參訪社區等戶外活動。還有,社大往往辦有公共論壇,利用公開演講等方式,培養學員關懷及參與公共事務。此外,「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也規劃一些具有改造社會意義的課程,譬如社區藥學計劃、公衛教育在社大、紀錄片巡迴展、反戰教育,等等。還有,「全促會」也努力為弱勢族群辦理特殊的社區大學,如原住民社區大學、農村性社區大學,等。這種種與「改造社會」相關的辦學活動,不僅體現了社區大學的辦學宗旨,也區別出台灣社區大學的特色。正是這種「改造社會」的積極做法,反而贏得社會的肯定。

當然,台灣社區大學就其教學內容,還很難算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機構。黃武雄<sup>8</sup>在為催生台灣社區大學時,主張社區大學的課程內容包括三大類:

- 1. 知識類(或學術類)
- 2. 生活藝能類
- 3. 社區社團類

其中,第2、3類均不在一般高等教育傳統的課程規劃範圍內。即使以第一類而言,許多社大的學術類課程是否可算是高等教育程度亦不無疑義。因此,依據「傳統看法」台灣社區大學還很難算得上屬於高等教育的範疇。

但這個「傳統看法」,能否直接應用到成人高等教育,是值得商榷的。在推行成人的高等教育時,我們必須注意成人學習有別於學齡青年的學習。因此,在推動「終身高等教育」之際,宜對高等教育的意義重新釐清。

當然,重新釐清並不是要閹割高等教育的本質,更不應削足適履地把目前台灣社區大學的特性當作高等教育的定義。筆者認為,台灣的社區大學還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機構,但也不贊同有些人的意見,認為凡是後兩類的課都不屬於高等教育的範疇。以下分兩個面向來討論:

<sup>&</sup>lt;sup>7</sup> 當然,這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現象。七十幾所社大彼此並無約束力的條件下,在具體做法上與理念上都存在許多差異。

<sup>&</sup>lt;sup>8</sup> 黃武雄, *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 兼談社區大學學術課程的定位* 收入《2001 台灣社區大學導覽》 台北: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2001

甲:首先,社區大學以成年人為對象,成年人學習的特點之一,在於他/她們多從生活經驗切入,而很難從知識的邏輯系統從頭學習<sup>9</sup>。社區大學為適應成年人學習特點而增加了生活藝能以及社區社團課程,並不是要將教學的目標定位為純然生活藝能的培養或社交活動,而是以此為切入口,誘導成年學員從熟悉的生活經驗進入知識的殿堂。許多社區大學在開設這類課程均強調這種誘導的方向。社大「全促會」在 2000 年全國社大師資研習會中,以交流這種寓知識於生活藝能的教學心得為主題,表明這兩類課程也可以具有高等教育的內涵。

乙:台灣的社區大學教育強調知識的社會改造意義。然而,知識的社會改造意義,還未為體制高等教育人士所普遍接納。知識的這個面向,是否能夠成為高等教育的內容,容或還有爭議,但也不應該全然持否定的態度。事實上,前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O)在1998年的全球高等教育會議,便強調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宜重視知識的社會批判功能<sup>10</sup>。

台灣社區大學的「社區社團」類課程,其目標正是在透過對社區的認識與關懷,並藉著參與社團的方式,來學習知識的社會實踐。許多社大設有公共參與活動,也是為了藉著社會的參訪與講座等等方式,誘導學員重視知識的社會改造功能。

#### 四. 台灣社區大學面臨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雖然台灣的社區大學具有成為終身學習型高等教育機制的可能性與機會,但 距離真正的高等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挑戰要去克服。筆者認為,至少 有下列幾項:

- 1. 台灣社區大學宜設立雙軌制,一軌為普通連續教育 Continuing Education , 目前社大多數課程屬之。另一軌為學分文憑軌,學員可獲得學分或學位。第二 軌的作用在於提昇社大的課程水平,並為未來社大的法制化奠定基礎。
- 2. 社區大學應規劃課程準則,以保障社大的品質,特別是學分學位課程。
- 3. 社大需要規範師資任教的準則,並進行培訓工作,以確保社大的師資素質。

終身學習型的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台灣目前尚無系統的規劃。而且,如果由公部門來辦理,需要一筆相當可觀的經費,恐非台灣

<sup>&</sup>lt;sup>9</sup> 參見拙文, *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收入《台北市社區大學教學理念與實務運作 一 》, 台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0

<sup>10</sup> 參見注 4

政府短期內可以推行的。社區大學的活潑、高創意、低成本,再加上推動人員深具教育理念以及工作熱忱,很可能填補台灣高等教育的這個空缺。

通識教育理當推展到成人教育的領域。社區大學應當成為推廣通識教育的一個重要場域。